

史達東自傳



美國愛特史諾著  
畢昇正譯

新華出版社印行

毛澤東自傳

定價

著者 美國愛特迦史諾  
譯者 甲 正

出版者 新建出版社  
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# 第一章

## 少年時代

我以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。父親的名字是毛仁生，母親未出嫁時的名字是文其美。

我父親是一個貧農，在年輕的時候，爲了負債過多而被迫當兵。他當了很多年的兵。後來，回到了就是我生下來的鄉村裏，做小買賣和一些別的事業，克勤克儉，稍稍積集了一筆小小的款子，他便買回了他自己的土地。

那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，成了中農。從這幾畝田上，我們每年可以收六十担穀。一家五口，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——以每人七担計，這樣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積餘。用這一點剩餘，我父親又積蓄一筆小資本，後來又買了七畝田，這樣一來我家就成了「富農」了。那時我家每年可以有八十四担穀的收入。

當我只有十歲，家中只有十五畝田地的時候，家中有五個人：是我父親、母親、祖父、一個弟弟和我。我們增加了七畝田地的時候，祖父去世了。却添了一個小弟弟。可是我們依舊每年有四十九担穀的積餘，這樣我的父親慢慢地得發起來了。

當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，他開始做販運穀米的買賣。用這種方法，他又賺了一些錢。當他成了富農之後，他繼續還舊買賣，而且作爲主要事業，用去了大部分的時間。至於田地的管理，則僱了一個長工，此外再叫孩子和妻子都到地上勞動。當我六歲的時候，我就開始做田地上的工作。我父親並不開商店。他只

是從貧農們那裏把穀米收買下來，轉售給城裏的商人，如此他賺到了錢。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時候，他便添僱一個短工，所以在這個時候，喫飯的人便增加到七個。我們喫得很省，但總是喫得很飽。

當我八歲的時候，我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校裏讀書。在那裏我一直讀到十三歲。早上和晚間我在田間工作。白天我讀孔子「論語」和「四書」。我的國文教員是頑固派，粗暴而嚴厲，常常痛打學生。爲了這個緣故，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個學。我不敢回家，因為怕挨打。我莫名其妙地走向縣城去，以爲縣裏是在某處的一個山谷裏。瞎跑了三天之後，終於被我家裏找到了。我這纔知道我這次旅行，只是兜了幾個圈子，走了還許多時候，還沒有離開我家八里之外。

可是，在我回家以後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情形有點改善了。我父親的暴厲態度，比從前稍微好一點，而教師也溫和多了。我的反抗行動得到如此的結果，使我深受了影響。這是一個勝利的「罷工」啊！

等我學會了幾個字之後，我父親開始叫我託家裏的帳，並且叫我學習打算盤。因爲我父親固執着要我學這些事，所以在晚上，我就開始學習這些東西了。他是一個很嚴厲的教師，對於我的懶惰，常常表示厭恨。假如沒有帳肥的時候，他仍叫我到田間去工作。他爲了性情暴戾，所以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們。關於錢這樣的东西，他不給我們，而且給我們吃最不好的東西。每月十五日，他對於他的工人們，特別開恩，給他們雞蛋和飯吃，可是永遠沒有肉。對於我，則既無肉，又無蛋。

我母親是個和善的女人，寬厚而富於情感，永遠願意把家中的所有分給別人。在飢荒的時候，她可憐那些窮人們，常常送米給他們。但當我父親在面前的時候，她不能這樣做，因爲他不贊成慈善的。關於這一件

事，我家裏常常發生口角。

我們家裏分爲兩黨：一黨是我父親——是在朝的執政黨。我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兄弟，有時候甚至工人們所組成的，是在野的反對黨。可是在反對派的「聯合戰線」上，意見不能一致。我母親主張「間接打擊」的政策。她反對任何明顯的情感表現，也不贊成對統治力量的公開反叛。她說，這不是中國人的辦法。

但當我十三歲的時候，我發現了一個方法，便是引用經書或是用父親自己的話，作爲我自己有力的辯護。我父親慣用不孝和懶惰兩種罪名來責備我。我卻引用經書上的話來說服他，說父慈則子孝。說我懶惰，則我用長者應該比後輩多做些事的話來反駁。我說他年紀比我大三倍以上，所以應該多做工作。而且我宣言：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，我的力氣要比他大得多。

這欄老年人——我的父親——繼續「積聚財產」，後來大家竟稱他爲這個小鄉村裏的大財主。他不再用購買的方式來增多土地，卻接受了許多別人田地的抵押。他的資本增加了兩三千元。我對於他的不滿繼續增高。在我們家庭裏，辯證法的鬥爭是始終不斷地發展着。（註）我特別記起一件事。當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，我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來。正當他們還在的時候，我們兩人發生了爭論。我父親當着大家的面，責備我，說我貪喫懶做。這一觸怒我了。我責罵他，而且要脫離家庭。我母親跑着追我，竭力勸我回去。我父親也勸我，可是同時罵我，命令我回去。我跑到了一個池子旁邊，用自殺來要挾，說若是他再走近一步，我就要

（註）毛氏追述到這事，老是愛用這些幽默的政治術語，來當做說明，一邊大聲笑着。——史諾

投水。在這種僵局之下，爲了停止內戰起見，雙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。我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賠罪，作爲求饒的表示。我同意，如果他允許不打我，則我可以跪一隻腳磕頭。於是戰爭便在這樣的條件下停止了。從此我知道了，當我用公開反叛的方法來保護我的權力的時候，我的父親就寬和些了；反之，當我保持馴善服從的時候，他只是罵我打我得更厲害。

回想到這一點，我以爲我父親用嚴厲態度作爲教子的政策失敗了。我學會了去仇恨他，我們反對派真正建立了一個聯合陣線去對付他。因爲這樣總是對我有利。如此之後，我的工作也勤快些；我很仔細地記帳，他也沒有批評責備我的口實了。

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，認識一些字，記帳一事是足以勝任的。我母親是目不識丁的。他們兩人都是從農家出身，所以我成了家庭裏的「學者」。我讀會了經書，可是不喜歡經書。我最喜歡讀本國的傳奇小說，而對於那些叛變的故事，則尤其喜歡。我讀過「精忠傳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隋唐」、「三國志」和「西遊記」。那時候我還年幼，是在我的老教師謹慎提防之下偷讀的。我的老教師恨這些閒書，認爲都是壞書。我常常在把這些書帶到學校裏去讀，當老師走過的時候，就用一本經書把牠們掩住。我的許多同學也都這樣做。有許多這樣的故事，我們幾乎都能背誦了，而且常常再三地討論。像這種故事，我們所知道的比鄉村裏的老人還要多。我們也愛聽這些故事，而且常常和我們互相交換講述。我相信這些書對於我後來影響很大，因爲這些都是在記憶力強盛的年紀裏讀的。

最後，我離開了小學，其時我是十三歲。我開始整天在田間幫助僱工工作；白天做一個成人所做的全部

工作，晚間就替我父親記帳。可是我還能夠繼續讀書，除了經書之外，我一有機會，就吞嚥一切我所能找到的東西。這時使我父親很懊惱，他希望我能熟讀經史，特別是在他有一件訟案失敗了之後。事實是如此的，他的對造在法庭上引用一句很適當的經典，結果他敗訴。我常常在半夜裏，把我房子裏的窗戶遮掩起來，使我父親看不見燈光。就用這樣的方法。我讀了一本「盛世危言」，這書我非常喜歡。這書的作者們，是一些老式的改良主義者，他們以為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，是因為缺乏西洋的工具：鐵路、電話、電報、汽船等等。他們想介紹這些東西到中國來。而我父親卻以為看這些書籍，是徒然費時曠業。他想我學一些經書一樣的實用東西，可以使他在訴訟中得到勝利。

我繼續閱讀本國的舊小說和故事。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到一件事，就是：不知為什麼，在這些小說裏面，沒有關於種田的農民們的事蹟。所敘述到的人物，不外是些戰士，官吏，或者文人；永遠看不見一個農民。對於這一件事，整整有兩年，我得不到解答。後來，我把小說的內容加以分析。我發現了：小說裏面的人物都是著名的武人，人民的統治者，他們都不必從事操作，因為他們土地的所有人，很明顯地是有着農民們在代他們工作的。

我的父親毛仁生，早年中年，都不是一個信神的人。可是我的母親，却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。她把佛教的教訓給予她的孩子，而我們也會對於父親的不信神表示焦慮過。當我還只九歲的時候，我會經和母親鄭重其事地把我父親不相信神的問題加以討論。那時和那時以後，我們用了許多方法想勸醒他，可是結果失敗。他只罵我們，我們受了他攻擊的威脅，只好讓步，另想別法。但是他總是不願意和神們有所往來。

可是，我所閱讀的書籍，開始慢慢地在我的思想上發生影響，我自己也慢慢地對神的信仰開始懷疑了。於是我母親爲我憂慮，責備我對於宗教儀式的不虔誠。可是我父親毫無表示。後來，有一天，他出門去收賬，在路上，他遇見了一隻老虎。這老虎膽膽他，忽然慌張地逃跑了。可是我的父親更覺得驚恐了。事後，他對於這次神祕的脫離，總是不能忘懷。從此以後，他開始虔信佛教了，並且常常燒香點燭。但是對於我的與日俱增的無神論，仍然置之不問。只是當他遭遇困難的時候，自己向神明祈禱。

「盛世危言」使我發生了恢復學業的願望。對於田地上的工作漸漸感覺到厭倦。我父親當然反對我。我們常常爲了這件事而爭論，最後我脫離了家府。我走到一個失了業的學法律的學生的家裏，在那裏讀了半年書。此後，又追隨着一位中國老學者，讀了些經史古籍，也讀了許多時務文章和其他新書。

這時，湖南發生了一件事，那事情影響了我的整個生活。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校外面，我們學生看見了許多豆商，從長沙回來。我們問他們爲什麼都離開了長沙。他們告訴我們城裏面的一件大事變的始末。

那年有一次嚴重的饑荒，長沙有成千成萬的人流爲餓殍。災民們派了一個代表向撫臺衙門請求救濟。但撫臺粗暴地回答他們說：「爲什麼你們沒有飯喫？城裏多得很呢。我常常喫得很飽的。」當人們聽到了撫臺這樣的答覆，他們怒吼了，隨即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，並且發動了一個游行示威。他們攻打滿洲衙門，砸斷了作爲官廳的標誌的旗杆，逐走了撫臺。事後，戶部派了一位姓張的大員，騎馬出來曉諭人民，說政府正在想法幫助他們。很明顯的，這個姓張的約言，的確是很誠意的，可是皇帝不喜歡他，責備他和「亂黨」勾結。於是斥了職，接着來了一個新撫臺，立即下令逮捕事變的領袖，許多的人被梟首，掛在旗桿上示衆，作爲



對將來「造反者」的一種警告。

對於這件事變，我們在學校裏展開了好幾天的討論，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。大多數學生們，對「謀反者」表示同情，但他們都只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觀點來看。他們不明白這是對於他們切身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。他們之感覺興趣的原因，只是因為這是一件驚人的事變。我却覺得「謀反者」們都是些像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民，所以我對於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痛恨。

不久之後，韶山的哥老會（註）和一個地主之間發生了一種衝突。這個地主到法院裏去控告他們。因他很有勢力，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個對他有利的判決。哥老會敗訴了。可是他們不但不屈服，反而反叛了地主和政府，逃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裏，建築了一個強固的根據地。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們，那個地主並且散佈謠言，說哥老會舉起反叛之旗的時候，曾經殺死了一個小孩去祭旗。反叛者們的領袖，是一個姓龐的鐵匠。最後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。龐鐵匠被迫逃跑。後來，他終於被捕，殺了頭；可是在我們學生看來，他確是一個英雄，因為我們都同情這一次的叛變。

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我們鄉裏糧食異常恐慌。窮人們向富農要求幫助，他們開始了一種「奧大戶」的運動。我父親是一個米商，糧食雖然恐慌，可是他仍然從我們鄉裏把大批米穀運到城裏去。他運出的一批米被窮苦的鄉民扣留了。於是他忿不可當。我對他不表同情，可是同時我對於鄉民們的方法也不滿意。

這時，在我們本地的小學堂裏出現了一個「維新派」教員，對我思想上產生了另一種影響。他是「維新派」，因為他反對佛教，要想驅除神和上帝。他勸人民把廟產興學。他是一個遭受指讒的人物。我讚佩他，

同意他的意見。

這些接連發生的事情，在我年青的心靈上，留着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。我的心靈早已是反叛的了。在這個時期中，我也開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，特別是在我讀過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問題的小冊子以後。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，這本小冊子開頭就是那麼一句：「嗚呼，中國覆亡有日矣！」它鼓述日本如何佔領高麗、台灣、和中國在安南、緬甸等地方主權的喪失。在我讀到了這些話的時候，我對於祖國前途，覺得非常可憂。我開始認識了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民的天職。

我父親已經決定把我送到湘潭一家米店裏去當學徒，這家米店他很熟識。在起初我並不反對，覺得這或者會是很有興味的事。可是後來，我聽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新學校，我不管我父親的反對，決意要到那裏去。這學校是在湘鄉縣我外婆家所在的地方。我的一個表弟是那裏的學生，他告訴我這個新學校和教育的改革情形。那裏不注重經書，而注重西方的新學。教的方法，也是很「維新的」。

我和我的表弟一同到那裏去報了名。我說我是湘鄉人，因為我誤以為這個學校是專為湘鄉人開的。後來，當我發現了這學校是不限籍貫的，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貫。在這個學校裏，我繳了一千四百銅元，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及書籍用品費。最後我父親對於我進這個學校的事同意了，因為許多朋友，竭力主張這個學校可以增加我的賺錢能力。還是第一次我走到離家五十里路遠的地方。那時我是十六歲。

（註）就是賀龍曾經加入過的秘密團體。——史諾

在這個學校裏，我開始讀到了自然科學和一些西方學問的新科目。另一個可注目的事情，是其中是一位教員是日本留學生。他戴着假辮子。可是很容易看出那辮子是假的。人們都笑他，叫他「假洋鬼子」。

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有許多兒童們在一塊。他們大都是地主們的子弟，穿着很值錢的衣服；農民們能够供給子弟們到這樣的一個學校來是很少的。我穿戴比別人寒酸，我只有獨套的較為體面的衣服。學生們不穿大褂，只有教員們纔穿，而洋服則只有「洋鬼子」纔穿。許多闊氣學生都看不起我，因為我平常穿的衣服總是破爛不堪。可是我也有闊氣學生做朋友，有兩個同伴特別知己。這兩個之中，有一個是現在已成爲作家，住在蘇聯。

我不被人喜歡的另一原因，是因為我不是湘鄉人。在這個學校裏，湘鄉人是很關重要的。而屬於湘鄉的某鄉則更重要。湘鄉有上、中、下三鄉，而上下兩鄉，爲了地域關係，總是不斷地鬥爭。這一鄉的人不肯與另一鄉的人並存。我在這一個鬥爭的局面裏嚴守中立，因為我並不是湘鄉人。結果三方面的人都瞧我不起。我覺得精神上非常痛苦。

在這個學校裏，我進步很快。教員們都喜歡我，特別是那些教古書的教員們，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。但是我卻無心於經書。我正在讀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報，敘述着康有爲的維新運動。一種叫做「新民叢報」，是梁啓超主編的。我讀了又讀，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。我崇拜着康有爲和梁啓超，對我的表兄非常感激——那時候我以爲他是很進步的，但是他後來變成一個反革命者，土豪劣紳階級的一份子，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，參加了反動營壘。

許多學生不喜歡那個「假洋鬼子」，爲了他的那個假辮子；可是我喜歡聽他講述關於日本的事情。他教音樂和英文。他教一個日本歌，叫做「黃海之戰」，我還記得幾句美麗的句子：

「小雀唱，

夜鶯舞，

春天的綠野是可愛的呵！

石榴紅，

楊柳綠，

彷彿是一張新的畫圖。」（註）

在那個時候我只感覺到日本的美，在這個歌裏感覺到日本戰勝帝俄的一些驕傲和威力。我沒有想到竟會有一個野蠻的日本——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一樣。

這便是在「假洋鬼子」那裏所學到的一切。

這時候，我纔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兩人都死了——雖然新皇帝宣統（現在的溥儀）已經統治了兩年。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君主制度的人；實在，我還認爲皇帝以及官吏們都是很誠實、善良和聰明的人。他們只要求有爲維新的幫助。我那時埋頭讀古史，對於堯、舜、秦皇、漢武等的政績大爲嚮往。那時候我又讀了一

（註）這首詩歌，顯然是日俄戰爭終了之後，春天的慶賀勝利宴會中所唱的。——史蹟

些外國史地。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論文裏，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一名詞，裏面有這樣的句子：「在八年的艱苦戰爭之後，華盛頓獲得了勝利，建立了他的國家」。在一本叫做「世界英傑傳」的書裏，我也讀到了拿破侖、喀德鄰女皇、彼得大帝、威靈頓、格蘭斯頓、盧梭、孟德斯鳩和林肯。

## 第二章

### 長沙時代

我開始想要到長沙去。這是一個大城，湖南省的省會，離我家有一百二十里之遙。聽說這個城是很大的，裏面有許多許多的人，許多的學校，以及擁台衙門。總之，牠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！那時候，我很想到那裏去進一個專為湘鄉人設立的中學。在那一年冬天，我請求我的一個高等小學校裏的教員介紹我到那裏去，他允許了。我步行到長沙，非常地興奮，又怕也許會不准我進城，根本不敢希望我真會變成這個大的學校裏的學生。可是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居然毫無困難地進去了。但在那裏只住了半年。

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——民立報。這是一種民族革命的日報，登載着廣州反對滿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難。這件事情是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發動的。我被這故事深深地感動了。覺得「民立報」充滿了富於刺激性的材料。這報是由于右任主編的。他後來變成一個著名的國民黨領袖。在這個時候我也知

進了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的綉領。國家這時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。我竟興奮得如此，寫了一篇文章，貼在學校裏的牆上。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我的政治意見，思想是很混雜的。我還沒有放棄我對於康有爲、梁啓超的崇拜。並且也不十分明瞭他們中間的不同。所以我的論文裏，我主張應該把孫中山先生從日本召回來就任新政府的總統，康有爲做國務總理，梁啓超做外交部長。

反對外國投資運動，因了川漢路的建築而開始發動了。同時，人民對於立憲的要求普遍地傳播着。皇帝對於這個回答，只是下旨設立一個咨政院。在我的學堂裏的學生愈來愈趨激烈了。他們用反對豬尾巴（辮髮）的手段來表示他們排滿的情緒。我和一個朋友把我們的豬尾巴先行剪去，但別的一些起先答應也要剪去的人，到後來都遲疑地反悔了。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，而且後來用強迫手段把他們的辮子剪去，做我們的剪子犧牲者有十餘人之多。這樣子，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，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辮子，一躍而爲主張取消一切辮子的人。政治思想之改變人的觀點的力量真大啊！

我和一個在法律學堂的朋友發動了對於豬尾巴故事的大辯論，雙方都提出相反而對立的論據。這個法律學生以經書爲辯論的根據，堅持着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。」但我自己和其他反對者，站在排滿的政治立場，提出了一種反對的理論，駁得他們體無完膚。

在黎元洪領導下的武昌起義發生之後，湖南宣佈了戒嚴令。政治局面變換得很劇烈。有一天一個革命黨，得到了校長的允許，到中學堂裏來，作了一次驚人的演講。在大會上，七八個學生站了起來，對滿清加以猛烈的攻擊，擁護他的主張。並且號召建立民主國家。人們都全神灌注地諦聽着。當那個革命的演說家——

黎元洪的一個官吏——在被激動起來的學生前演說的時候，會場裏面，差不多連呼吸的聲音都停止了。

聽了這一次演說之後四五天，我決定要加入黎元洪的革命軍。我和幾個朋友從同學那裏集了一些錢，決定到漢口去。聽說漢口的街道是很潮濕的，非穿雨鞋不能行走，我就到一個在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皮鞋，這軍隊駐紮在城外。我被駐防的軍隊攔阻住了。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很緊張。兵士們已經發給了子彈，他們正向這邊衝過來。

叛軍已經沿着粵漢鐵道線前進，戰爭爆發起來了。長沙城外，發生了一次大戰。同時，城裏面起了一個叛變，城門被中國工人攻佔。我得了其中一個工人的援助，得以進了城。接着，我便爬到一個高地上去觀戰。直等到我看見了「漢旗」在衙門上飄揚——所謂漢旗也者，是一塊白布中間，有一個「漢」字的布旗——我才回到校裏，其時它已經在軍隊守衛之下了。

第二天，一個都督府組織了起來。哥老會裏兩個有名的會員被舉為都督和副都督。新政府是設在以前省諮議局的房屋裏，議長是譚延闓。原來的省諮議局被取消了。在革命者所搜查出來的滿清文件裏，有幾份請求召開國會的呈文。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寫成的。徐氏現在已經六十歲了，現在是蘇維埃政府的教育委員。那時候他把他的手指斬斷，以表示他的誠懇的決心。他的呈文的關頭是下列兩句話：「請求召開國會，余敬向諸君（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）斷指告別。」

新都督和副都督都存在的時期很短。他們倆並非壞人，的確頗有些革命意志的。但他們很窮，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利益。於是地主和商人對他倆表示不滿。沒有幾天之後，當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，我看見他們

兩個人的屍身躺在街上。譚延闓對他們發動了一個有組織的叛變。原來譚氏是湖南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。

這時候，有許多學生投軍。一隊學生軍已經組織成功。在這些學生軍裏有唐生智。我不喜歡學生軍。牠的基礎太混雜了。我決定改變方針參加正式軍隊，真實地幫助革命。那時候清帝還沒有退位，所以這個戰鬥時期，經過得相當長久。

我在軍隊裏的餉銀是每月七元——可是這已經超過我現在在紅軍裏所得的餉銀了。這七元錢，我按月用去二元伙食，我還要買水。因為兵士必須要到城外去挑水進來，但是我是學生出身，不願意去挑，只好向挑水夫買水用。我每把餘下來的錢，都費在報紙上，我對於讀報一件事，簡直有些兒瘋狂。鼓吹革命的報紙有「湘江日報」。裏面常討論社會主義，我就在這欄中，第一次學習了這一名詞。我也和別的學生們和兵士們討論社會主義，但實際上只是社會改良主義而已。我讀了一些江亢虎的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理的小冊子，我很熱心地寫信給好幾個同級的同學，討論這一個問題，可是他們中間，只有一個寫回信給我，並且表示同意。

在我那一隊裏，我最喜歡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。其餘的都是鄙俗不堪，甚至於有一個是流氓。我會經勸說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。我和營長以及士兵之間，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關係。我能寫，讀過不少書，他們對於我的「大學問」都表示尊敬。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，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。

革命到這時還未定局。清朝還未完全放棄政權。而在國民黨中，却發生了關於領導權的問題。人們都說湖南免不了要爆發第二次的戰爭。有許多的軍隊組織起來。反對滿清，反對袁世凱，湖南軍隊也是其中之



一。可是當湖南人準備開始行動的時候，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和議，預定的戰爭取消了，南北統一了，南京政府被解散了。我覺得革命已經過去了。就決定退出軍隊，回到青本子上去。我只當了半年兵。

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。那時候正有許多學校在開辦起來，而以報紙為媒介，吸引新的學生。我對於學校的好壞沒有一定標準來評判，對於進什麼學校也毫無主見。可是當我投考以前，我看見了一個「肥皂製造學校」的廣告。不需要什麼學費，供給膳宿，並且還稍有津貼。這是很引人注意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廣告。它說了許多關於製造肥皂如何與社會有利的話，說它會如何能富國利民。於是我便改了我的投考警察學校的方針，而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。我在那裏也交了一塊錢的報名費。

在這時候，我有一個朋友，成了一個法政學生，他催促我進他的學校。這個法政學校，我也讀到了它的一則誘人的廣告。這廣告預約着許多美妙的事情。牠允許在三年中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知識的學程，並保證三年畢業之後，學生會立即變成京官。我的朋友不斷地在我面前讚美這個學校，直到最後我寫信給家裏，把廣告上所預約的一切複述一遍，請求他們寄學費給我。我把將來做法官和京官的前途，對家裏描畫成一幅光明的圖畫。我就在法政學校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，一方面等候着我父親的回信。

命運又由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形式來攔阻我了。另一位朋友向我建議，說國家現在正是在經濟戰爭之中，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專家。他的議論打動了我，我也在這個商業中學裏付了一元的報名費。結果我投考而且被錄取了。可是，同時，我還繼續看廣告。有一天我讀了一則廣告，述說一個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好處。這是由政府主辦的。課程很豐富，聽說教員們也都很能幹。我決定了最好是能在那裏學成